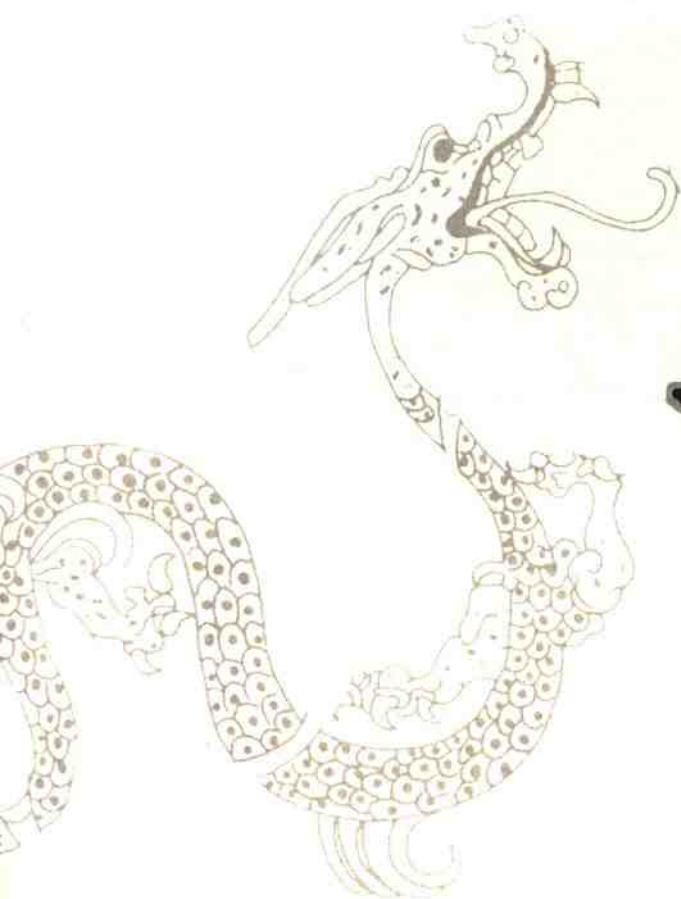


賈太傅

新書

賈誼故居管理处

注译 ■ 湖南人民出版社



賈太傅



賈誼故居管理处 注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贾太傅新书 / 贾谊故居管理处注译. —长沙: 湖南人

民出版社, 2006.12

ISBN 7-5438-4705-1

I. 贾... II. 贾... III. ①政书—中国—西汉时代②新书—注
释③新书—译文 IV. ①D961.5 ②B23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5486 号

贾太傅新书

注 译: 贾谊故居管理处

责任编辑: 陈 新 梁 洁

技术编辑: 向敬之

装帧设计:  + 付 宇

出 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邮 编: 410005

制 作: 湖南潇湘出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 话: 0731-2229693 2229692

印 刷: 湖南贝特尔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0 万

书 号: ISBN 7-5438-4705-1/K · 770

定 价: 30.00 元



序

一百二十年前，湖南粮道夏献云撰《重修定王台志》云：“湖南人尚气节，风俗敦厚。虽乡愚僻壤，谈某也忠，某也孝，辄勃然色动。盖其崇根本，渐摩成化久矣。而其千古不磨者，忠莫著于贾太傅，孝莫著于定王，一宅一台，岿然独存。”湖湘士绅代代关心贾谊及其故居之由，夏公一语中的。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当今仍对贾谊如此器重且不遗余力重修贾谊故居，何也？只缘贾谊的思想，乃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瑰宝。其重民、爱民主张仍可为我们为政之范。“夫忧民之忧者，民必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读贾谊之书，无不为之动容。二千多年漫长岁月，长沙城屡遭战火圯隳，而其故宅长存且拜祭者不绝，究其底究，贾谊主张既为历代正直士大夫所景仰，亦因其与民同忧乐之情怀深得百姓拥戴，于是贾谊故居方永存长沙，历久弥新。

贾太傅治国之策，非但历朝为政之警策，亦为今日之借鉴。“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告诫我们动用资源必须适度，方能持



续发展。“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民”，告诫我们为政要重在治吏，因为没有管理不好的民众，只有不称职的官吏。“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告诫我们社会稳定国家安定取决于官吏执政为政。太傅思想精深博大，细细品读，如含英咀华。

正由于贾谊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杰出贡献，我们今天也才会有着对贾谊故居及《贾太傅新书》的特殊关注。我们出版《贾太傅新书》，不仅是对湖湘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包含着对这位先哲的崇敬。我们重视贾谊故居的保护，也不仅这是“屈贾之乡”的一处标志性文化遗产，更由于这里也是一处近现代革命圣地，湖南辛亥革命的火种从这里孕育，以至点燃三湘大地。毛泽东求学一师，也经常与蔡和森、肖三等会聚贾谊故居指点江山，还留下了三首纪念贾谊的诗篇。

《贾太傅新书》第一次出版即在长沙，距今已八百年有余，最近一次在长沙出版已有一百二十多年。我任职长沙，得悉太傅是书不传已久，再版该书并使之更易传播，实为必须，并再三嘱托贾谊故居管理处精心校勘、注译，早日付梓。今是书出版，实为湖湘学术之幸，亦遂我心中之愿。

谭仲池，长沙市市长。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前言

关于《贾太傅新书》

吴松庚

《贾太傅新书》又名《贾谊新书》、《贾子》、《贾谊集》或《贾长沙集》。作为儒家重要的典籍，其流传的经过也经历了宫廷珍藏、民间传抄、刻版印刷、活字印刷的过程。而长沙在《新书》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其它地方无法替代的作用，这种特殊的作用及影响同时也构成了湖湘文化的重要内涵。

一、南宋以前《新书》流传情况

纵观贾谊的全部作品，包括《新书》、辞赋及已佚的《左氏传训诂》和《五曹官制》四种。用现代标准分类，上述著作包含了议论文、文学作品、学术论文及策划方案等方面。名《新书》者，仅指贾谊文论五十八篇，而名《贾谊集》者，则包含贾谊奏疏、文赋等全部作品，本文所指《新书》泛指贾谊全部作品。

关于《新书》的形成过程，历代均有争论。有认为刘向整理了《新书》；有认为由贾谊之孙贾嘉或曾孙贾捐之整理；也有认为系贾谊的门徒整理成书；而笔者认为，系贾谊的独子贾璠整理了《新书》并使之传播于世。无论如何，贾谊在世之际，并无《新书》之名，系后人将其文学作品、生前与梁怀王的对话、奏疏等统统汇编成册，定名《新书》。《新书》最先收藏于贾谊直系后裔之中是无疑的。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方略，儒家的地位空前提



高，特别是贾谊为汉帝国长治久安所献方略取得巨大成功，贾谊及《贾谊新书》受到朝廷重视是理所当然的。同时，朝廷也开始大规模藏书“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贾谊《新书》应在此时开始珍藏于宫廷之中。

贾谊作品最早见之于文献中的是《史记》，《史记》共录有贾谊《吊屈原赋》、《鹏鸟赋》、《过秦论》三篇，对于其他作品则未述及。《汉书·贾谊传》增录了《陈政事疏》，《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载：“贾谊五十八篇”、“贾谊赋七篇”，另有“《五曹官制》似贾谊所条”，由于贾谊曾向汉文帝献定制度、兴礼乐、易服色制度方略，因此，班固认为《五曹官制》是贾谊所作应该是正确的。《隋书·经籍志》集部别集有“贾谊集四卷”，而贾谊作品以《新书》名之者，正史应以《新唐书》为始。《新唐书·艺文志》录儒家类：“贾谊新书十卷”。高似孙考辨庚仲容《子钞》云：“贾谊新书九卷，则梁时已称《新书》，不待新唐志始也。”《崇文总目》谓“贾子十九卷，汉贾谊撰，本七十二篇，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隋唐皆九卷，今别本或为十卷。”。

以上为宋以前《贾谊新书》见之于文献著录情况，由于当时《新书》传播均为抄本，又贾谊之书文字难以校认，加之抄工偷工减料、增删本义多，造成《新书》卷数各不相同，但贾谊作品的基本内容得到了保存，并得以传播下来。

二、长沙是最先刊刻《贾谊新书》的地方

《新书》自成书至北宋，均以抄本存于宫廷或民间之中。至南宋以后，由于江南地区印刷业的发达，始出现刻本。目前已知的南宋刻本共计四种：淳熙八年潭州程潜使本，淳祐八年潭州本，以上简称潭本；建宁本（简称建本），宋人陈振逊所见《贾子》。上述四种刻本以潭本（指淳熙八年版）和建本较早，然究竟何种为第一个《新书》刻本，目前亦无定论，倾向以建本较早者多。

清卢文弨《新书雠校所据旧本》所列书目顺序如下：“建本、潭本、吴郡沈颢本、李空同本、陆良弼本、程荣本、何允中本。”当代台湾学者蔡廷吉先生所列顺序如下：“1.建本，2.潭本，3.元末明初本，4.吴郡沈颢本、李梦阳本、李空同本、陆良弼本……”这两家的看法有着一定的代表性，即认定最早的《新书》刻本是为福建建宁府所出之“建本”。由于潭本和建本均对后世诸本的校勘、流行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究竟何为第一版本仍有探讨的必要。种种情况表明，淳熙八年所刻的潭本应为《新书》第一版本。

从两种版本已知年代看，“潭本”年代十分清晰，即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



刊刻，而“建本”至清卢文弨校书仅剩残本，目后有“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印”，而何时刊刻却无以查找。查《辞海》“建宁”条目：“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升建州置府，治所在建安（今建瓯）。辖境相当于今福建建瓯以北的建溪流域及寿宁、周宁两县等地。”由此可知，建安由建州升为府已是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之事，仅较淳熙八年（1181）早十九年，即使陈八郎书铺恰好在州升府这一年就刻书，“建本”也只会早“潭本”十九年。

考虑到以下两种情况的出现，上述估计肯定还要大打折扣。其一是南宋建宁府存在时间长达119年，即从绍兴三十二年至祥兴二年（1279）。如果说建本恰在置府第一年刊刻，概率实在太小。其二，从民间对区划建制的接受习惯看，也存在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是今天县改市，百姓长期形成的县域观念仍很难改变。在南宋信息闭塞的时代，这种对旧区划的习惯会更长。要使陈八郎书铺在所刊《新书》上由“建州”改为“建宁府”，时间会更长。因此，从已知的两个版本刊刻时间分析，至少潭本不会太迟于建本，而潭本早于建本的可能性则要大得多。

从《新书》的刊刻方式及有关记叙来看，潭本亦应早于建本。潭本属于官刻性质。淳熙八年，潭州漕运使程公代理潭州知府，“乃取棧中所藏谊新书十篇，俾刻之学官。”这次刻书源于当时长沙已有屈原《离骚经》刻本，而长沙素有“屈贾之乡”之誉。程公及该次刻书主事者潭州州学教授胡价均认为有刊刻《新书》的必要，恰好程公又有家藏抄本，遂成此事。胡价在序言中载明：“顾遐方无他善本可参校，字多讹舛，姑存之，以俟事正。”这说明潭本刊刻之际是由于社会上尚无其他“善本”。如果当时“建本”已刊刻，那么以学术为宗的学官亦应有藏，而此时主持刊刻“潭本”的长沙州学教授却不知有此本，可见“建本”尚未刊刻。而反观建本的出世，则与潭本的目的完全不同。由于建本有“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印”，可知该本为福建建宁府坊刻本，既为坊刻，则纯以赚钱为目的，对于该书的质量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六》早有考证：“《新雕贾谊新书十卷》（指建本），题曰‘梁太傅贾谊撰’，宋刊本，目后有‘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印’一行，盖南宋麻沙本也。”^①所谓麻沙，系福建建阳地区，当地盛产榕树，该树木质松软，适宜雕版刻印，从北宋起就盛行印书业，但由于质量粗糙，脱文错字极多，易误人子弟，“麻沙本”遂成后世错版书刊的代名词了。正由于建本系坊刻，该书的市场销量就成了书铺老板首要考虑的问题，由于潭本刊行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印量极少，对市场冲击不大，而当时亦无其他版本出现，使市场出现了真



空。这从《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中即可以看出，该书目所列经史子集共计一百二十二种，缺《贾谊新书》。由于该书目系元代整理南宋国子监所刻图书，它表明在南宋时，国子监刊刻了大量图书，但没有《新书》，而书铺正是抓住了这一商机而为之。若当时国子监已正式刊刻或准备刻，书铺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都是无法与之竞争的。南宋国子监系利用岳飞旧宅，而岳飞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被害，待其家人迁出老宅，再改为国子监在此刊刻书籍，又不知是何年月了，亦应该是在绍兴三十二年以后了。

为什么后世会出现视建本为初刻本的情况呢？这有着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长沙在古代系兵家必争之地，战事频繁。从南宋至清中叶，长沙古城遭受了数次较彻底的破坏，文化遗产损失惨重，加之潭本印量少，存世书籍不多，到卢文弨校书时，即已亡佚殆尽，而建本则不然，首先是印刷量大，加之地处山区，较易保存，后世得以见其面目。其二，由于潭本存在两个版本，除淳熙本外，还有淳祐八年刻本，是年“知院大使陈公拨到钱米，刊修板数于右，重刊五十四版、重修二十九版。”由于该本系淳熙本在长沙重刻，亦称潭本，此本较淳熙本晚六十八年，显较建本晚，加之卢文弨校书均依托该本，故造成潭本晚于建本的印象。

第一个《新书》刻本之所以会出现在长沙，这其中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长沙“屈贾之乡”的文化地位以及贾谊故居的存在是其重要原因，贾谊故居位于长沙旧城濯锦坊（今太平街），为历代名流必到之处，留有题咏诗作千余，在湖湘文化史上有着特殊地位。清湖南粮道夏献云评价：“湖湘人尚气节，风俗敦厚。虽乡愚僻壤，谈某也忠，某也孝，辄勃然色动。盖其崇根本，渐摩成化久矣。而千古不磨者，忠莫著于贾太傅，孝莫著于长沙定王，一宅一台，岿然独存。”夏献云表明长沙贾谊故居实际上已成为统治集团宣扬“忠孝观”中“忠”的化身，因而得到特殊重视。所以，历代官员任长沙太守、知府或湖南巡抚，均表示出对贾谊故居的特殊重视，并以此作为融入湖南地方官僚集团的重要手段。宋以前，官员表示对贾谊故居敬意的主要方式是凭吊、祭祀以及“重新贾太傅故宅”，南宋以后，随着江南印书业的发达，地方官员在祭祀、修宅之时，开刻贾谊《新书》遂成必然，淳熙八年刊刻《新书》的长沙学宫距贾谊故居仅二千余米，可见贾谊故居的影响所及。

三、长沙是《贾谊新书》出版次数最多的地方

从南宋至清末，长沙先后五次刊刻《新书》，它处无出其右，长沙版《新书》



对其他地方的刻印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宋淳熙八年，程潜使代理长沙太守，拨钱拨米，首刻《贾谊新书》，题名《贾子》。这次刻书交长沙学宫经理，书成，主事者州学教授胡价作《贾子跋》，言明了刊刻《新书》的目的意义：“价既承命，窃考谊所著《过秦论》，所陈《治安策》，虽繁简与是书不同，要皆椎轮于斯也。盖谊自长沙召对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数上疏论政事，危言谏议，卓诡切至。若众建诸侯、益广梁地、养大臣有节、崇廉耻之风，后皆遵之有效，一如谊所言……是《新书》之作，乃傅长沙时所为也，然则长沙以是书行，其不宜乎？”正是长沙开刻《新书》之先河，为《新书》的迅速传播打开了一条宽阔之路。

淳祐八年，长沙再刻《新书》，这次刊刻由知院大使陈公拨钱拨米，先是将淳熙版翻出，发现虫叮鼠咬甚多，不得不大规模重刻。南宋时，长沙二次刻印《新书》，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后世刊刻，皆以潭本为底本，特别是后来影响较大的卢文弨本更是照录潭本；其二是潭本的序跋，它处版本无不转录，即使是日本宽延二年本，亦不例外。这反映了长沙本的影响，亦体现了它处版本对长沙版的尊重。

明正德九年，长沙太守陆相，字良弼到任，决定再刻《新书》，此事交曾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长沙人黄宝主持。黄宝先是拿出在京为官时所得的《贾太傅新书》抄本为底本，又翻出宋版《新书》部分刻版，遂成此书，即后世所称“陆相本”，黄宝为之作序，言事之详：“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长沙郡守陆公以谊谪于长沙，去今千有余岁，国朝既崇祀享之礼，但傅长沙时所著《新书》，独无传焉。乃检阅郡斋故牍，中得版刻数十片，计其脱落简多，因询于予，予即出是本补刻，遂成完书，属予作序。”

陆相本的刊刻在长沙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特别是长沙吉王朱见浚更是恼火，因朱见浚在长沙长期致力于儒教的传播，曾将儒家典籍碑刻于岳麓书院内，吉王府侧旁的贾谊故居亦是他常来之地，上香添油是为常课，不想这次被陆太守在刻印《新书》上抢了先，心里十分不满，急令王府再刻，正德十年，吉府本《新书》问世，吉王府长史杨节阐述了此次刻书的意义“我贤王殿下于讲读祖训之余，取是书而观之，知其有益于天下国家，而虑其传播之未广，乃命工重刻，乐与四方共之。其嘉惠后学之心，不其至也夫？”陆相本与吉府本几乎同时在长沙问世，绝不算多余之举，直到当今，港台及日本图书馆内所藏《新书》，主要还是以陆相本和吉府本为主，可见这两种版本的印刷数量和质量都还不错，有利于



《新书》的传播，才会有此现象出现。

光绪二年，湖南巡抚王文韶到任，立即召集省城官绅，大修贾谊故居，《新书》的出版也是修宅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次出版由湖湘名士王闿运主持。由于明以后，贾谊故居曾被改为“屈贾祠”，同祀屈原、贾谊，因此，这次出书包括屈原《离骚》，定名为《屈贾文合编》。书成，王闿运特别指出此次出版的主要目的是“乃访求善本，将刊置祠中，以备文献。”

民国以后，《新书》的出版迅速增加，然长沙没能再版。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包括北京、上海、黑龙江、江西、贵州、河南、安徽及港台均出版了《新书》，虽然长沙未出版，但台湾三民书局所刊印的《新书读本》却为湖南师范大学饶东原教授注译，如今长沙再版《贾太傅新书》，也是长沙传播《新书》文化传统的一个延续。

四、本书校译的版本依据

《贾太傅新书》到南宋开始刻版印刷以来，虽一版再版，然并无标准统一之版本可依，因历代传抄之误，后世刻印所依抄本及刻本均不同，加之校勘过程中人为因素，各种版本都有差别，即使是明朝陆相本，虽以潭本为准，仍以当时传世抄本补其所缺，由此产生潭本与陆相本的差异。

本书在注译过程中主要依据：明陆相本、吉府本、卢文弨抱经堂本；同时参考贾谊故居所藏：光绪十九年鸿文书局本、光绪扫叶山房本、民国五年上海书局本、民国七年育文书局本。

本书除收录贾谊《新书》五十八篇之外，同时也收录贾谊疏、赋，以便读作对贾谊之作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目 录

序	1
前言 关于《贾太傅新书》	1
新 书 [1]	
过秦论上	3
过秦论中	8
过秦论下	12
宗首	15
数宁	17
藩伤	21
藩彊	23
大都	24
等齐	27
服疑	30
益壤	32
权重	35



五美	36
制不定	39
审微	41
阶级	45
俗激	51
时变	54
瑰玮	57
孽产子	61
铜布	63
壹通	65
属远	67
亲疏危乱	69
忧民	71
解县	74
威不信	76
匈奴	77
势卑	87
淮难	88
无蓄	92
铸钱	95
傅职	98
保傅	103
连语	110
辅佐	115
问孝(原缺)	118
礼	118
容经	124
春秋	131
先醒	139
耳痹	143
谕诚	147



退让·····	151
君道·····	153
官人·····	155
劝学·····	158
道术·····	160
六术·····	164
道德说·····	168
大政上·····	175
大政下·····	182
修政语上·····	189
修政语下·····	195
礼容语上(原缺)·····	201
礼容语下·····	201
胎教·····	206
立后义·····	215

疏 [2]

治安策·····	221
论定制度兴礼乐疏·····	245
论积贮疏·····	245
谏铸钱疏·····	248
上都输疏·····	249
谏立淮南诸子疏·····	250
请封建子弟疏·····	251

赋 [3]

吊屈原赋·····	255
鹏鸟赋·····	257
旱云赋·····	259



附 录 [4]

宋·程潜使本《贾子》跋·····	261
明·陆相本《新书》序·····	262
明·吉府本《新书》跋·····	263
《贾太傅新书》跋·····	265



新 书

—



